

父亲生于1920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，今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。前不久去我潜山逆水看望舅舅和姐姐，他们都说父亲要是健在，今年正好是一百岁。真可谓郎舅好亲、血浓于水，真正的亲人总是时刻记在心中难以忘怀。

小孙女刚满五岁，前年我给她编写的儿歌中，就有一首内含“曾祖王治民”内容，本意是想通过儿歌让小孙女记住她的家乡和家，乃至曾祖父。小孙女对我编写的这首包含自己和家姓、家庭住址和祖居地的《防拐儿歌》记得很牢，能背出来。这也是一种乡愁的记忆和亲情的传递，我对许多人物和故事的了解就是小时候在父亲的介绍中耳濡目染的。

我出生于1960年代。因为家庭原因，从小就受欺凌、侮辱，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。这也塑造出我鲜明的性格、风格和品格，形成和决定了我如今的生活、心态和命运。我不仅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生物学基因，也传承了父亲的社会学技能，这就是父亲在我眼中形象更为伟岸的原因。

父亲是1981年六月去世的，刚过六十一岁生日，当时我正在岳西中学读高一。按照现在的条件，父亲完全可以手术治疗，但他没能活过来，按照宿命论的观点，这就是命中注定。父亲的去世对于我们家庭来说，真是像一棵大树忽然倒伏，天塌了，地陷了。那时我还没满十七岁，按照通常五岁开始识事的年龄计算，加上那个年代父亲每天起早摸黑为着家庭生计奔波劳作，还有许多时候被通知去做义务工、参加批斗会，我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光其实是不多的。就是这么短暂的时光，我受到父亲的教育却很多，我自觉算个识事比较早的孩子，这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、“坏分子”家孩子早识事的原因。

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。他读过两年私塾，会吟诗作词。做好了，自我吟诵，讲给我听。父亲还

在我的老家，一些勤劳的居民除了栽种蔬菜瓜果外，也会种些小麦、油菜、黄豆、芝麻等作物，面积不小不等，成熟收割后，连枷就派上了用场，于是，连枷的使用便在乡村延续了下来。

连枷是由几根竹片用细麻绳编在一起，连接着两米多长的竹杆，样子很别致，如果没练过几下，是

不好掌控使用它的。大集体年代，我们家的老屋边有个几百平方米的稻场，麦子抢收季节，这里便成了壮年妇女的用武之地，因为割麦子大多是青年男女做的事，而把麦子打下来自然落在她们身上。

从地里收上来的麦子直接挑到稻场，女人们立即把麦穗对麦穗一排排铺开，甚至铺满了整个稻场，这时，噼噼啪啪的连枷声响起，从这头打到那头，又从那头打到这头。打了一遍后，放下连枷，她们把打过的麦子翻个身，再打一遍。此时，麦粒已基本脱下来了，需要用准备好的草绳把麦秆捆起放在一边。

俗话说，三个女人一台戏，何

◆儿女情长

好大一棵树

王开华

买了一本郭沫若著的《李白与杜甫》，阴雨天常拿出来翻看，这本书至今还留在我的书柜。父亲的诗词水平按我现在的认识应该算是较高的。1980年哥嫂结婚，父亲做了一副长联颇受好评。哥哥名叫安华，嫂嫂名叫凤鸾，哥嫂正月初六结婚，当时家里唯一的家电就是一台收音机，中央提出“安定团结”口号。父亲紧跟时代、睹物思情，嵌入哥嫂名字做一嵌名喜联。上联：安定团结万象更新看六日红梅挂彩新妇新郎歌舞凤；下联：华枕交欢百年和好到三更喜烛增辉好音好乐奏飞鸾。父亲告诉我，原稿是喜烛生辉，后来改为喜烛增辉，意境和喜气大为提升，可以说这是我对“推敲”一词的最深刻领悟。

父亲也是干农活的好手。那个时候父亲总是带着大我十岁的哥哥一起干农活，有时叫我送送茶水和锄子等农具。父亲闲时就把农具收拾的锄柄光滑、接头紧实、具口锋利。农活中抄田最难，难在把栽秧前的田面抄得平整。父亲抄田技术好，插田季，许多人家都想请父亲帮忙抄田。农活中播种要求最高，要求“快、准、匀”。父亲种小麦和玉米时，肩上斜挎着装有火粪、农家肥的大箩筐，腰上挎着装有种子的小箩筐，装肥料和种子的大小筐子同时置于胸前两侧。父子相对，哥哥前进打沘，打沘的同时，同步完成对前面播种的覆土；父亲播种后退，左手拈种，右手抓肥，将种子和火粪一并抛进沘中，两个人步调一致。坡地上父亲肩上负重、双手并用、边播种边后退，既要肩膀力量的足够体现，也要手脚动作的一致协调，辛苦难度和娴熟技巧可

想而知。现在每当电视里看到插秧机上一个农机手驾驶、一个农民助力播种或分苗，两个人背靠背操作的画面，我就回想起父亲和哥哥种地的场景。

父亲对我的教育从来不拘形式。见人说事、见事说理、见时说礼，哪怕就是吃饭也是边吃边教育我们。《朱子家训》中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记住的。吃饭时，他教育我要把碗捧好握紧，桌上有客人时不能先动筷子，筷子夹菜不能满碗翻，看准了就夹起来等等。父亲对我威严，但我却总是喜欢坐在父亲的身边聆听着他讲话，事不刻意、古字通假这些知识都是父亲用典故教会的。我就喜欢听父亲讲着那些人、那些事、那些理和礼，学会了倾听和思考，养成了洗耳恭听、从不接嘴插话的习惯。

记得从识事时起，父亲从不让我睡懒觉，要求我就是不需要做事也要起床。几十年来周末我也坚持早起，从不睡懒觉。与那些早上喜欢恋床，起来手忙脚乱、步履匆匆的人相比，我总是感觉早上的时间很充裕，这得益于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和习惯培养。那个年代父亲行动受到限制，常常叫我捎口信、走亲戚、找工匠，临行前父亲总是交代我每一个细节和注意事项并做出评估分析，教会我如何应对。那个年代我家情况特殊，父亲交代的每一件事都不能闪失，都事关家庭生计，都必须做好做成。我总是小心翼翼的完成着父亲交代的每一件事，这也养成了我严谨办事、守规办事、稳重办事的风格，诺在心中、行践于实，努力做一个值得信

赖托付的人。

父亲生于乱世，幼年家贫、中年丧妻、晚年病魔，一生苦难中尽显坚强本色，不畏强势、不惧困难，就是动乱中每一次挨批前，也要整理好衣服、梳理好头发，显示昂扬之气和不屈之躯。他病重之际，还作词自挽：“愧花甲，越两年，食不能吞，水不能饮，抛丢四代慨无穷！”我后来在工作中敢说这话的底气就源于父亲的力量。

父亲曾跟随二祖父在国民党军队谋生，因此一生受尽折磨。我见证着父亲在世时踏破铁鞋未能觅得二祖父半点音信的煎熬痛苦，以及去世前对寻亲未果的难以瞑目。父亲前妻生下大姐不久后去世，在中年丧妻的人生苦难中与母亲再组家庭。父亲对目不识丁、三寸金莲的母亲无微不至地关心，可谓是“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”。父亲病重期间家里无钱治病，还要给我筹集每周一块两毛钱的饭票兑付款。有一次父亲硬是从衣服里翻出几枚硬币凑足了我那周的饭票兑付款，催促着我赶往学校上课。

百年后的今天，父亲的离开已近四十年，我也从青年步入老年，对亲情和人生的感悟不断加深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这句古语过去是印在书上，如今却是悟在心头。我时常思考，该怎样体现对父亲的哀思怀念，该怎样传承父亲的家道家风，尽自己的职责、做最好的自己。前几年，我和哥哥把父亲的坟墓修缮，立碑撰联，清明节坚持去父亲坟上祭扫献花，以求心有安放。每年坚持去潜山割肚和逆水给母舅和舅妈拜年，探寻父亲的踪影，寻求与父亲心灵的陪伴，总觉得这样就是一次次的父子梦圆。

写到这里，我的耳边回响起《好大一棵树》这首歌曲：“头顶一个天，脚踏一方土，风雨中你昂起头，冰雪压不服。好大一棵树，任你狂风呼，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，有乐也有苦。欢乐你不笑，痛苦你不哭，撒给大地多少绿荫，那是爱的音符。”

况有更多的女人，开始大家还边做边说说笑笑，但经过一阵不停歇的劳动，已是汗流浹背，有些累，更有些口渴，此时，人们已无心家长里短地闲谈，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上的事，用毛巾擦着汗，拿起从家里带来的茶壶和茶缸，顾不得从容与优雅，牛饮起来。停歇了一会，体力也得到部分恢复，妇女们把打下来的麦子装进稻箩，稻场上又铺上厚厚一层麦子。

临近中午，热浪当头，虽然有阵阵凉风吹散炎热的空气，但风很容易扬起带有麦芒的灰尘，让人更加燥热。如遇天气突变，风暴来临，此时更是紧张，女人们风风火火，打仗一般，抢收粮食。

连枷声声里，也有我母亲劳作的身影。母亲每天早早起床，忙完了家务，便和众多的女人一起走进稻场，回来一身汗，没时间休息，接着做中饭。下午日光更加强烈，空气也更加闷热，但这样的天气更适合麦子脱粒，于是，吃过午饭，顾不得休息，母亲迎着烈日，不管不顾地走出家门，她扛着一把连枷，像扛着一把枪，走向“战场”……

◆流年碎影

连枷声声

程向前

